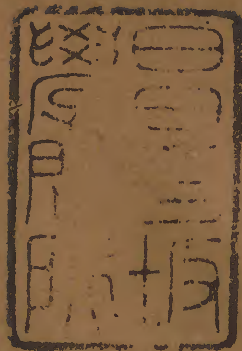


伊洛淵源錄

序目一之三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號	函
一〇五	架
一四二冊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號	函
一〇五	架
一四二冊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5 )
函號	299 4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儀封張大中丞訂

# 伊洛淵源

## 錄

正誼堂藏板

伊洛淵源錄序

淺草文庫

洙泗而後抽秘鑰於濂溪滙眾流於

學海者豫州之域有二水焉曰伊曰

洛尋源泝流則嘗出熊耳歷澗瀍而

迄乎洛汭東注入河者也惟二程子

鍾靈其間聞道獨早以天民之先覺





爲宋室之真儒其學貫徹乎三才其  
德並包乎衆美源遠流長渾涵淳滂  
克塞天地綿亘古今雖曠代云遙莫  
窺涯涘而淵源錄一書於是乎垂久  
遠而長新夫豈偶然之故哉蓋嘗聞  
之從古無不兢業之聖賢二夫子中

和具體敬義夾持其涵養之方進學  
之要固已示學者以指歸矣然所爲  
紹往開來主持斯道則未嘗敢有息  
肩之日者觀其自言曰今農夫祁寒  
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  
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



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  
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日月卽是天  
地間一蠹也用茲補緝聖人遺書訓  
迪吾徒友教士大夫諄諄不倦雖在  
交遊之列若橫渠張子及呂邵諸公  
膺一時重望者猶將折節降禮而傾

心焉况其在及門耶是故游楊尹謝  
數君子尊聞行知任重詣遠誠拔出  
儕輩矣卽其間千里百里不常聚請  
業請益不常聞然而一脉相承凡其  
服膺師說言規行矩出於中心之誠  
然者皆足爲吾道倚賴於是歎伊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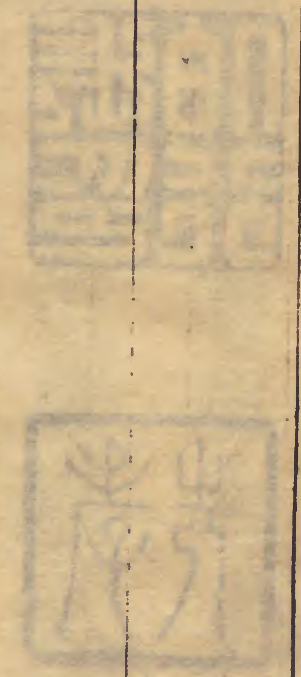
月三  
之淵源宥然以靜湛然以深近接濂  
溪遠宗洙泗真乃有原有委而不濫  
不支也余懼先儒遺徽歷久湮沒爰  
因考亭舊本重訂付梓不敢妄有增  
刪讀是編者能無神往其際穆然想  
見師友從遊之盛固若是其相得而

益彰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秋穀旦儀封  
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







伊洛淵源錄目錄

第一卷

濂溪周先生

第二卷

明道程先生

第三卷

明道程先生

第四卷

伊川程先生

第五卷



康節邵先生

第六卷

橫渠張先生

張御史 天祺橫渠弟

第七卷

呂侍講 原明

范內翰 淳夫

楊學士 應之

朱給事 公揆

第八卷

劉博士 質夫

李校書 端伯

呂寶文 進伯

呂宣義 和叔

呂正字 與叔

第九卷

蘇學士 季明

謝學士 顯道

游察院 定夫

第十卷



楊文靖公 龜山

楊遵道 龜山子

第十一卷

劉起居 元承

尹侍講 德充授和靖處士

第十二卷

張思叔

馬殿院 時中或作時舉

侯師聖

王著作 信伯

第十三卷

胡文定公 康侯

第十四卷

王端明 彥霖

劉承議 宗禮

林大節

張闕中

馮聖先

鮑商霖

周伯忱



唐彥思

謝用休

潘子文

陳貴一

李嘉仲

孟敦夫

范文甫

暢中伯

李先之

暢潛道

郭立之

周恭叔

邢尚書

和叔



伊洛淵源錄卷第一

莆田黃 深庭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全校

晉江史大範子疇

平和汪奇猷嘉仲

濂溪先生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  
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  
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一 正言堂  
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叅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

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卽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于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



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于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汗善政爲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于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人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

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勿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餐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于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于其言云

遺事 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  
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  
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  
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  
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  
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

### 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  
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  
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  
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  
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  
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一本作風  
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



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  
揆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  
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

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  
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啟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  
方之遊于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  
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  
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  
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蘇  
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  
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伊洛淵源卷之二  
五  
刑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爲  
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  
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伊洛淵源卷之二

莆田黃 滌庭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全校

晉江史大範子疇

平和汪奇猷嘉仲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行狀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  
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  
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



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于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

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



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  
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  
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  
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再荐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  
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  
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  
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  
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  
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

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  
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于省覽奚暇及治  
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  
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  
稟于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  
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  
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  
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  
由蓋旣留然後請于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  
于饑已數月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



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臈舟

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天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



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

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于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傲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



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

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



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于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

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干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



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見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汨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

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尋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



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  
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  
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  
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  
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  
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  
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  
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  
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  
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

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  
必如期而足于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  
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  
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  
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  
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  
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  
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  
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  
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



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

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于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



詣府及司農丐畱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  
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  
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  
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  
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  
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  
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  
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乎金  
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

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  
生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  
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  
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  
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  
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  
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  
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伊洛淵源錄卷之二  
十一  
正誼堂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汙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于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于河各克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

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闖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閤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于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



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  
 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  
 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  
 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子  
五字  
 一本有三  
 早卒字  
 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  
 一本有  
 女一本有三  
夭一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  
 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  
 大槩以求誌于作者

門人朋友叙述 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

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  
 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  
 也而以為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  
 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于行狀之不及者數篇  
 附于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

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  
 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于流俗從  
 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  
 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





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鄆縣簿  
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  
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  
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  
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  
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  
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迆先生去三年間編  
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  
爲深耻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  
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

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  
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  
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  
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  
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  
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  
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善談  
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  
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



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  
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  
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  
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  
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  
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  
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  
謹今皇帝卽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  
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澤聞  
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

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芟闕  
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  
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闕者蓋鮮况堂與乎先生  
德性克完粹和之氣溢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  
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  
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吝嗟獎勞惟恐  
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  
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  
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胸  
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寔儻居洛城先生以祿養



伊洛遺風 卷之二  
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  
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  
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  
以遣先生達于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  
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  
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先  
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于時然至誠  
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  
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  
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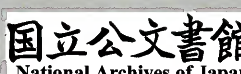
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  
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  
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未  
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耻立之從先生  
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詳先生終繫官  
朔陞不得與于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  
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于委曲纖細一言一  
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  
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



于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  
 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  
 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  
 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  
 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  
 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  
 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  
 者也自始學至于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  
 之見一主于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  
 兄弟則綽綽有裕信于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

不愧于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  
 誠孰能與于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  
 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  
 自以為得至于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決判  
 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  
 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  
 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于是歟嗚呼  
 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  
 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  
 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子以來千





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于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

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旣不用于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于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暴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伊洛漢金 卷之二  
正誼堂  
今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闔天下固已冥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才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

兩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于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于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于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于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于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



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閑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于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觀堂與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

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白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伊洛淵源錄卷第三

莆田黃 際庭聞

羅源陳紹濂尚友

受業

晉江史大範子疇

全校

平和汪奇猷嘉仲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 醉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  
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醉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  
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



伊洛流傳卷之三  
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  
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  
旣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  
于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  
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  
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  
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  
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  
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  
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

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  
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  
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  
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  
御史詹春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當辨于  
早而戒于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  
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  
節宮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于朝又顧謂執  
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  
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



伊洛游沙錄 卷之三  
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  
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  
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  
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  
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  
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  
始歎服蓋誠心發于中暢于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  
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  
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  
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卞

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  
致力嘗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  
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  
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鄆有  
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  
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  
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  
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  
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  
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



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于爲已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于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斂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

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偃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確然高明萬物覆焉噴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于此與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



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于腐儒諷誦之餘隱于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于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雖

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耻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于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



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于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于孝弟孝篤于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  
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奸邪之  
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躬服允蹈  
本于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  
暢今古鈞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世絕倫大用  
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  
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  
覺斯民矣

遺事 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

來見上蔡語錄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

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個風以動之也見程氏遺書伊

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常于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日常有媿

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見龜山語錄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  
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  
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  
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見文集伊川記

同下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  
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  
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  
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

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

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

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按龜

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鳥几几聖人蓋如此若  
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為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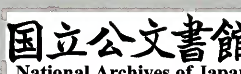
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

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

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





伊洛漢流金 卷之三  
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上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于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感賢誠意却則爲天祺其日于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争于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

坐賤而伯淳遂待罪旣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嘗言職苦不魯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伊洛遺書 卷之三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  
學這裏動則于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  
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  
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  
據當時事勢又至于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正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  
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  
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

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很褻眾人皆  
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  
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  
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

至如此之甚也

見邵氏  
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  
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  
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  
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  
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

二詩皆  
見文其



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于去就又却極分  
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  
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

見胡氏  
傳家錄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權開封府推官  
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申  
公上疏畧曰顥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  
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

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  
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

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  
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  
歲免于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于  
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  
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  
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  
不敢不盡心也

見庭聞  
藁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  
儼然即之也

溫見上  
藁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



只是譏 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  
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  
輕陰又云莫愁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  
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

見龜山語錄

學者須是曾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鄆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

此是英雄問周叔恭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個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只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通化甚親切

見上蔡語錄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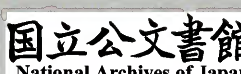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見擊壤集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于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穎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穎獨除監司穎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

恩終無以報也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于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

益驗故表而出之 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

見文集然誌文作不傳于世韓氏家集經

亂而不存矣

或問明道于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

見涪陵記

善錄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

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

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子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

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

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

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

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

見陳忠肅公集范公遺事云自

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



伊淵源錄卷第三終

各州原象

七

正宜堂



